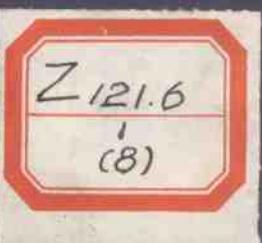


孔  
叢  
子

二



孔叢子目錄

卷上

嘉言第一

論書第二

記義第三

刑論第四

記問第五

雜訓第六

居衛第七

·巡狩第八

公儀第九

抗志第十

小雅第十一

卷中

公孫龍第十二

儒服第十三

對魏王第十四

陳士義第十五

論勢第十六

執節第十七

詰墨第十八

獨治第十九

問軍禮第二十

荅問第二十一

卷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孔叢子目錄終

孔叢子卷中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  
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此人小辨而毀大道  
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  
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  
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  
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  
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

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  
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  
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  
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  
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間尹文也齊王  
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  
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  
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  
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

人於廣庭大眾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  
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  
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  
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  
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  
爲辱必以敢鬪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  
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  
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

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

會眾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  
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  
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  
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  
乎荅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鶴退  
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鶴鶴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  
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  
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  
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

不曰布縕纏牛玄武此類甚眾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

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白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眾賓曰公孫子能荅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荅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詛。○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者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治理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

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  
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 儒服第十三

子高衣長裾振袞袖方展麤<sub>翫</sub><sub>扇</sub>也見平原君

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  
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荅曰夫儒者居位行  
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胄之服從容徒  
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  
何取爾子高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與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荅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

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平原  
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謗堯舜千鍾孔子  
百觚子路噬嗑尙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  
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  
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  
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  
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  
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  
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荅曰士之相

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  
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  
而去攝取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

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  
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  
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子高  
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禱勝  
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  
所從來之方爲壇禱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